



上编：  
诗歌

## 表白书（组诗）

石河子大学 苏仁聪

回想你时，你的头顶正接近冬天  
雪越下越紧，我越来越难挨

回想你时，连带回想很多事，我的开端  
我的经过，我的每一次抽身离开

回想你时，你说谎的本领  
越来越高超，你的爱  
越来越难以表达。

回想你时，杯子碰撞的声音  
漫无边际。悲观主义者的春天  
遥遥无期

### 离家前夜

我们把说过无数次的话  
又翻来覆去地说  
说到新疆时，父亲的眼神  
突然深邃，比新疆更深邃

暴雨也突然停止，我们的声音被湿空气  
囚禁在一间十平米的小屋里

## 红 烛

没有什么能够证明  
红烛的一生  
经历过多少火红的热烈  
和彻骨的荒凉

怕风怕雨  
怕信仰和爱情  
在最辉煌的时候  
缄默不语  
泪流满面

活着太痛  
烧心的痛  
紧锁的痛  
短暂的一生  
一直在隐忍  
生命的疼痛和荒芜

一直渴望的  
都是在天亮之前  
烧完自己的光阴和岁月  
此后行色匆匆  
快步抵达天堂

或许蜡炬成灰  
也只是装饰一场与己无关的爱情

## 经过图书馆门口时所想到的

他们都说我是一个辽阔的人，辽阔到  
头不梳，脸不洗，甚至鞋子都不穿  
就敢出门。他们说我的辽阔时  
就像说他们自己一样

其实他们不明白  
一个辽阔的人，内心也始终藏着一捧虚假的月光

一个辽阔的人，会突然  
成一个犬儒主义者，成个异教徒  
住进泥桶，不关心人类

甚至突然不想做人了  
摇身一变，成一只接近天空的苍鹰

## 对月亮说

要么，你再偏一点吧，不要和我相对了  
我已无话可说

要么，你再弯一点吧，弯成一条缝隙  
像父亲用了十年的镰刀

或者，你干脆躲起来，这样  
我还是我，黑夜还是黑夜

一个老头

那个在北碚下车的老头，又来找我说话了  
他说他来新疆已三十五年  
十五年在伊犁，二十年在克拉玛依  
他说他以前都是坐飞机的，这一次  
仅仅因为身份证弄丢了，才坐的火车

他说他在成都上大学的儿子跟我一样大  
跟我一样聪明。  
列车过了哈密时，他还在和我说话  
他对着窗外，又像和这戈壁滩说

这一次，他自称是个地道的重庆人  
却没有说一句重庆话。  
他的普通话中夹着生铁，如荒滩上突然长出的青草

他坚持说着普通话  
大概是因为我看起来像个知识分子  
他坚持一有空就和我说话  
大概是因为我越来越像他的儿子  
他坚持面带喜色  
大概是不想让我窥探到他的秘密

### 火车在兰州停留的二十分钟

戈壁的星空突然消失，下车的人都  
面带喜色。像是要奔赴一场宴会  
他们都刻意仔细，刻意庄重

上车的人，不会仔细去想  
此后，他们将一路向南  
他们不会去想，温度会越来越

他们会越来越忧伤，或兴奋

### 在火车上的一个小时

窗外的天地已蒙上雾色，我们各自穿行在雾中  
雨夹雪的寒冷，穿过原野  
穿过你薄薄的外衣  
并行的铁轨已被打湿，光线锋利

每一次疼痛，都源于一场与你相反旅行  
深冷的夜色，在戈壁之中展开  
我们各自的孤独，在深秋的原野上  
游荡

### 二十四岁，致母书

至深夜，温度从围墙外消失  
母亲，四千公里外的地方，天气逐渐寒冷  
相隔天山、祁连山、乌蒙山  
我无力感受到来自你胸膛的温暖

母亲，十岁时，我不懂  
人世间的沧桑，土地的疲惫  
庄稼的不易  
十岁，我只知道，饿了归家  
受欺负了让你出头

母亲，上大学那年，我出广东  
在异乡的车站广场  
你嘱咐了我三次，每一次  
都是戳心的疼痛

二十四岁，我已懂得  
脚步无力抵达的地方太多了  
鸟倦而归林，游子倦而归乡  
母亲，当我归家时  
你的土地已经荒芜，你的往事  
已沧桑，你的炊烟，还为我升起

### 虚构之景

玛旁雍错喝水的男人，抬起头  
黄昏流进胃里，黑发落满尘世之霜  
牦牛为次仁引路，羊群在归家  
五彩经幡在风中摆动，阿妈燃起炊烟

暮色四合，切马寺院门轻轻关闭  
喇嘛们仍然在修行  
湖面微波骤然消逝，黄昏迷了路

人世间的事物如此美好  
阿佳忍不住轻轻吟唱  
从圣湖路过的少年，刚好把一些歌声  
揣进兜里